





理學類編序

古之學者即事以窮理謹乎彝

倫日用以脩身不敢驚乎高遠

也故曰道不遠人性也者人所

得乎天以為德具乎人心宜至

切矣孔門穎敏莫先子貢而其

言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



理學類編序

聖人之設教可知矣道絕于戰
國經燔于秦漢儒專門授受惟
事口耳千有餘年聖賢不傳之
緒中興於濂洛關閩諸君子師
友並起論議精到道學之明於
斯為盛朱子所定諸經四書既
有成說而元之設科取士表而

宗之宜後學之有依賴而無所
惑矣間嘗觀有司取性命天道
設為疑問而荅者之抵牾不可
勝說何哉徒徵諸儒先之言而
無以驗乎身心之實稍以己意
增廣演繹則舛譌隨焉於是子
貢之言為益信而每深嘆其未

理學類編前序
易聞也臨江張氏九韶采周程
以下數子所論天地鬼神人物
性命之說載於成書及其門人
之所錄者輯為八卷名曰理學
類編使學者不待徧閱諸家之
書而可攷乎天道性命之說其
用心仁矣哉烏乎知性則知天

矣反求諸身盡乎吾心之量則
天地之故鬼神之物事物之蘊
冥待考索推測而後知哉周子
首繼前聖之絕學作為圖說發
明太極以授程子而二程終身
未嘗以示學者非不欲門人有
聞乎天道之妙也以初學之賢

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毫釐
之差則或淪於高虛而不知切
己之實病則程子之教深有望
於後世學者之深造自得之也
是編所輯固有功於初學矣然
學者不知驗夫身心之實以求
聖賢之所同則古昔之言又烏

能究其孰同而孰異哉故朱子
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博物
治聞者異此以及身窮理為主
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彼
以徇外夸多為務而不覈其表
裏真妄之實然此為己為人之
所以分不可不察也當以庸下

之質蓋嘗用力而怕懼未有聞也因誦是編謹述此為序而請教馬臨川吳當序



理學類編者集先儒之格言而示學者以窮理之要也程子有言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予自蚤歲讀周程張邵朱子之書嘗欲編葺天地鬼神之說以及人物性命之言類為一編以為初學讀書者之助然以方習舉子業而未暇也浪遊場屋不得志于有司於是退脩初服始欲為前所未暇

為者中更出變屏處山林乃取諸家之書
而蒐閱之取其有關於此理者輯為五類
自天地鬼神人物性命以至辯異端之學
莫不類各有目目各有說以究其理蓋極
物窮理之一端也或者乃謂初學之士未
能致力根本之地而先涉之以茫洋不可
詰之理幾何而不為茫然誕之歸者殊不知
學者之初示之以聖賢格言將以定其見

趣使不為異端性誕之言所惑是亦進德
之地也又何疑乎學者由是而窮天下之
理盡人物之性庶幾朱子所謂身心性情
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玉天地鬼神之變
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
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
可易者皆可由此而入矣然尚就其正乎
當世儒先以刊削其所未善而增益其所

未逮云呵至正丙午冬十有二月庚申翰

林

國史院編脩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謹書



家祖初編此書凡三易藁乃克成編其初命之
曰格物編臨川吳先生伯尚見之曰是編所輯
天地鬼神人物性命之說乃格物之一端耳不
足以盡格物之義不若止謂之理學類編乃為
之作爲序引以冠此書之首今三十餘年矣是
歲之春京兆趙君師常監稅于此間從家祖書
室中見此編以爲有益於學者命鋟諸梓以廣
其傳且捐已貲爲之倡而一時好事者協力成

理學類編前序

七

之可謂能以義舉者矣拱切惟此書以家祖十年編輯之勤而趙君一旦作成之力在我後人不可不知其所自也

洪武甲子之歲四月戊辰朔孫拱百拜謹誌

夫理莫大於天地幽於鬼神渙於人物微妙於性命荒唐於異端皆學者所當究而辯焉者也故陸子靜曰宇宙內事皆吾儒分內事此臨江張九韶氏理學類編所由作也其所采輯以周子程子邵子張子朱子之言為至而本之六經語孟參之諸儒論議

而附以己見無非闡明理學以泚人
心焉耳是編昔雜梓行而傳之者尚
未廣也余偶得之觀其其末而知其
析類之善匪徒詳於紀載以博觀爾
也蓋天地鬼神人物性命理之正也
至於異端則非理之正矣世之君子
孰不從事正學間亦有惑於異端者

由其見理不真故也是編先之以論
天地次之以論鬼神以論人物以論
性命崇正也終之以論異端黜邪也
崇正黜邪而理學明矣學者誠能以
心而會其理推類以盡其餘則天下
之理寧不一以貫之哉苟或徒事口
耳而泥於編之所載其不貽斷輪者

之嘆幾希矣茲余以是有補於來學
故命工重鐫諸梓以為理學之勛云

右序刻見

益藩睿製文集按集

益莊王諱厚燁號勿齋

大祖高皇帝六代之孫而

憲宗純皇帝第四子

益端王之長子也

王究心理學得是編梓焉蓋

名藩賢王矣克文因家板歲久而訛乃重

刻是編敬錄此序附刻之以傳

七世孫克文謹識

理學類編綱目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進士堯文宗欽

校閱

卷之一

天地

論天地之始終

論天地之形體

論天之樞紐

卷之二三

天文

論日月星辰
論日月食

論雲雷風雨之屬
論虹蜺河漢

卷之四

地理

論地星之廣闊
論潮汐之消長

卷之五

鬼神

論鬼神之情狀
論祭祀之感通

卷之六

人物

論人物之始生
論人為物之靈

論輪迴生死之辨

卷之七

性命

論性命之理
論本然之性

論氣質之性
論心為性情之主

卷之八

異端

論佛老神仙
論陰陽家之流

論相人形貌
論讖緯之說

綱目終

理學類編引用先儒姓氏書目

正編

周子

惇頤茂叔
濂溪先生

太極圖說

二程子

顥伯惇明道先生
頤正叔伊川先生

遺書

外書

易傳

文集

張子

載子厚
橫渠先生

正蒙

文集

邵子

雍堯夫
康節先生

皇極經世書

文集

朱子

熹元晦
晦菴先生

四書集註章句或問

易本義

詩集傳

楚辭集註

太極圖解

西銘解

經濟文衡

文集

語類

附錄

荀子

况鄉

屈子

平原

離騷

董子

仲舒

賢良策

揚子

雄雲

中說

淮南子

劉安鴻烈解

張衡

平子

靈憲

揚泉

物理論

蔡邕

伯皆

月令章句

鄭氏

玄康

禮記註

杜氏元預凱左傳註

顏氏之推家訓

韓子退之文集

皮氏日沐文集

孔氏穎達五經正義

邢氏叔明爾雅疏

歐陽公永叔文集

司馬公君實書儀

胡氏安國春秋傳

沈氏括中筆談

致堂胡氏明仲讀史管見

五峯胡氏宏仲知言

上蔡謝氏良佐語錄

龜山楊氏時立語錄

安定胡氏翼之易說

東萊呂氏祖謙博議

南軒張氏敬夫語孟解 文集

西山蔡氏元定皇極經世指要

勉齋黃氏直卿通釋

九峯蔡氏沉默書集傳

北溪陳氏

淳安

性理字義

果齋李氏

方正

文集

瓜山潘氏

柄謙

之感興詩解

古洲馬氏

莊父

文集

觀物張氏

行成

皇極經世衍義

西山真氏

德秀

讀書記 大學衍義

容齋洪氏

邁景

五筆

夾漈鄭氏

漁仲

通志

平岩葉氏

采圭

近思錄解

雙峯饒氏

魯元

石洞紀聞

深山董氏

鼎季

書傳集成

草廬吳氏

澄伯

文集

懼齋陳氏

普尚

文集

定宇陳氏

櫟壽

四書發明

書纂疏

魯齋鮑氏

雲龍景

天原發微

觀樂黃氏

瑞祥

經世附說

雙湖胡氏

庭一

經世附說

緣督趙氏

敬子

革象新書

鶴林羅氏

大經景

玉露

史記天官書

漢書天文志

晉書天文志

資治通鑑

事文類取

先儒姓氏書目

編輯大意

一是編以天地鬼神人物性命異端之說各分為卷而天地類次又分天文地理亦各為卷蓋天地者陰陽之體也故居是編之首鬼神者陰陽之用也故居天地之次人物則陰陽之氣聚而成形者故以次於鬼神性命則陰陽之理賦在人物者故又次於人物是四者皆天下之正理而人之所當知者至於異端則非理之正而易以惑人者又必辨而闢之而後可與論天地鬼神人物性命之正理故

以為是編之終焉

一是編以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朱子六先生之言為主而本之六經語孟以發其端參之諸儒論議以究其極至於管窺一得之愚因各以類附見焉觀者幸恕其僭

一所編諸書除六先生之言固無庸議矣其餘諸子之書則取其合於理者稍有可疑皆所不錄

一所引六經語孟之言有先儒傳註者本合作小字分註於下今並以圈隔之而大書列於本章之下不復作小註至於先儒論議有展轉相發明者亦以圈隔之而就列於其下不復別作一條覽者詳之

編輯大意終

理學類編卷之一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進士堯文宗欽

校閱

天地

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朱子曰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又曰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無先後次第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若以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

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太極而以天地未分元氣合而為一者言之亦恐未安也有是理即有是氣理一而已氣則無不兩者故曰太極生兩儀○今按孔氏正義曰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則是認太極為氣矣故朱子辨之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朱子曰無極而太極是無形之中有箇極至之理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未有天

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又曰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又曰當初元無一物只有此理有此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流轉其實理無窮氣亦與之無窮自有天地便是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只是這箇物事衮衮將去又曰太極動而生陽是自從動處說起其實動前是靜靜前又是動如晝而夜夜而晝晝前已有夜夜前已有晝或

問太極之有動靜是動先靜後否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此只是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是靜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為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為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

邵子曰或曰顛然而高者吾知其為天也隕然而下者吾知其為地也吾不知天地之前何物也曰夫無者從而而有者反而無者也清濁混而為一是一謂太極太極者已見氣也太極判兩儀生太

極者謂之有耶謂之無耶太極者一氣也謂之一非無數也乃數之始謂之氣非無象也乃象之始安可謂之無哉然太極之所以判兩儀之所以分者孰使之然耶其所以然而然者由道之變也○朱子曰周子邵子說太極是和陰陽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但言其次序須有這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觀之則陰陽函

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西山真氏曰自周子以前凡論太極皆以氣言。莊子以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乃是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者之名。而道又別是一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為二矣。不知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其理之通行者而言。則曰道以其理之極至者而言。則曰太極。又何嘗有二耶。倘非周子啓其秘而朱子闡而明之。孰知太極之為理而非氣哉。○今按邵子之說太極亦以氣言之。故備載西山之說于此。讀者當自擇焉。

邵子曰一氣分而為陰陽。判得陽之多者為天。判得陰之多者為地。又曰天生乎動者也。地生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又曰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也。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如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舍動靜將奚之焉。朱子曰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二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運去。磨得急了。拶得許多。查滓在裏面。無出處便結成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

朱子曰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是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為波浪之狀只不知因甚麼時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問想得如潮來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

朱子曰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寬闊光朗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闔闢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

峯所謂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跡大滅是謂鴻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成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為高柔者却變而為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

朱子曰天運不息晝夜輾轉故地常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得許多查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查滓也

朱子曰陽變陰合初生水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

矣冰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行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來。

朱子曰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魯齋鮑氏曰物之初生其形皆水水者萬物之一原皆根於天一之造化夫金石之產其初亦乳一陽之氣一日之時一年十一月冬至皆肇於子子者水位也夫水生於陽而成於陰氣始動而陽生氣聚而靜則成水觀河氣可見蓋生水之初屬一故微不至成水時則六矣或問曰天一生水亦有物可驗乎曰人之一身可驗矣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

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慾心動則精生方人心寂然不動之時則太極也此心之動則太極動而生陽也所以心一動而水生即可以為天一生水之證神為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也朱子曰天數九重漸漸上去氣愈高愈清只是箇旋風就外而旋來旋去旋出查滓在中間成地。○魯齋鮑氏曰天非若地之有形也地之上無非天減得一尺地便有一尺天人自不覺耳輕清上浮者為天天圓而動包着箇地地方而靜在天之中所以重濁下沉者皆天氣之查滓凝聚於下者也原

其初則一氣而已一分为二陽得兼陰是以乾天之一包坤地之二而為三地在天中地之氣皆天之氣也

朱子曰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十二會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始註一開物字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於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天方有

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出物來

草廬吳氏曰一元凡十二萬九千六百歲分為十二會一會計一萬八百歲天地之運至戌會之中為閉物兩間人物俱無矣如是又五千四百年而戌會終自亥會始五千四百年當亥會之中而地之重濁凝結者悉皆融散與輕清之天混合為一故曰渾沌清濁之混逐漸轉甚又五千四百年而亥會終昏暗極矣是天地之一終也貞下起元又肇一初為子會之始仍是混沌是謂大始言一元之始也是謂大一言清濁之氣混合為一而未分也

自此逐漸開明又五千四百年當子會之中輕清之氣騰上有日月有星有辰日月星辰四者成象而共為天故曰天開於子濁氣雖搏在中間然未凝結堅實故未有地又五千四百年而子會終又自丑會之始五千四百年當丑會之中重濁之氣凝結者始堅實而成土石濕潤之氣為水流而不凝燥烈之氣為火顯而不隱水火土石四者成形而共為地故曰地闢於丑又五千四百年而丑會終又自寅會之始五千四百年當寅會之中兩問人物始生故曰人生於寅也

或問三統朱子曰諸儒之說為無據看來只是當天地肇判之初天始開當子位故以子為天正其次地始闢當丑位故以丑為地正惟人最後方生當寅位故以寅為人正即邵康節十二會之說當寅位則有所謂開物當戌位則有所謂閉物閉物便是天地之間都無物了看他說便須天地翻轉數萬年○雙峰饒氏曰當初只是一氣清濁混沌濁者沉清者浮濁自濁清自清此是天開於子其時雖已有地而未成質到丑上方堅實有山川之類方是地闢到寅上人始生問以皇極經世觀之自

子至丑丑至寅年歲極多不應天地人如此隔絕
曰且論其理那箇是數

或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是如何朱子曰
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是以數
推得知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其上方有人物也
有一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九千六百
年為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
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在巳午之間今漸及未
矣至戌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問不
知人物消磨盡時天地壞也不壞曰也須一場鶻

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了便有一箇
生得來○觀樂黃氏曰堯之時在日甲月巳星癸
辰申當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半以上為六萬四
千八百年之巳往以下為六萬四千八百年之方
來是以謂堯得中數也○袁明善曰禹即位後八
年得甲子初入午會前至元元年甲子初入午會
第十一運從天開甲子至泰定甲子得六萬八千
八百二十一年○雙胡胡氏曰今當一元之午會
癸運酉世即一歲之五月初十日酉時也○今按
邵子皇極經世書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

一運統十二世猶一歲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
一日有十二時故西山蔡氏曰一元之數卽一歲
之數也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
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
辰也前六會為息後六會為消卽一歲自子至巳
為息自午至亥為消也開物於寅猶歲之驚蟄也
閉物於戌猶歲之立冬也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
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運有十二萬
九千六百日一世則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辰皆自
然之數非有所牽合也知此則知皇極經世之旨

矣

右論天地之始終或曰天地亦有終始乎
邵子曰既有消長豈無終始天地雖大是
亦形氣二物也○愚按先儒之論天地之
初混沌鴻濛清濁未判但一氣耳及其久
也其運轉於外者漸漸輕清其凝聚於中
者漸漸重濁輕清者積氣成象而為天重
濁者積氣成形而為地天之成象者日月
星辰是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是也天
包地外旋繞不停地處天內安靜不動天

之旋繞其氣急勁故地浮載其中不陷不墜岐伯所謂大氣舉之是也

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朱子曰康節此言天依形地附氣所以重復而言不出此意者惟恐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天地無外所以其形有涯而其氣無涯也為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

此氣也若夫地動只是一處動動亦不至遠也又曰康節此說古今曆家所未及○邵伯溫曰伊川先生見康節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止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康節之詳也○或問邵子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朱子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月東升西沒又從東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外今曆家只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

邵子曰天圓而地方天北高而南下是以望之如倚
蓋然地東南下而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
山也天包地地載天天地相依故天上有地地上
有天○觀物張氏曰天圓如虛球地斜隔其中西
北之高戴乎天頂故北極出地纔三十六度降及
東南履乎天末故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東南多
水西北多山其高卑可見矣地勢本傾竣以其體
天故人居其上而弗覺西北負實東南面虛也人
倚北而面南是以天潛乎北而顯乎南水發乎西
而流乎東也天包地地載天天地相依以立於太

虛之中而能終古不壞故在天成象則在地成形
仰天有文則俯地有理人能窮此可以達性命之
原知生死之說矣

程子曰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天中一物耳
凡有氣莫非天有形莫非地

程子曰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
南北之位豈可不定

致堂胡氏曰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
天者昔人以積氣名其象以倚蓋名其形皆非知
天者莊周氏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言天無色也

無色則無聲無臭皆舉之矣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無壞乎○西山真氏曰按陽倞註荀子亦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

朱子曰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將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旦則自後

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為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昔黃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其曰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益剛究陽之數而至於九則極清極剛而無復有涯矣

朱子曰天轉地升自東面西也非旋環磨轉却是側轉○今按先儒謂天左旋者背北面南視之則其運如絡絲背東面西視之則其運如轉磨是也

或問天行健朱子曰惟胡安定說得好其言曰天者
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樞入地下三十
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
晝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
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六百
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因言天
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或未達曰如弄
椀珠底只恁運轉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息則墜
矣○今按冊書言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五百息
一千一百二十五息乃應一時胡氏之言蓋取諸

此
問天地之所以高深朱子曰公且說天是如何後
高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
此高要之他連地下亦是天天只管旋來轉去天
大了故旋得許多查滓在中間世間無一箇物事
大故地恁地大地只是氣之查滓故厚而深也
朱子曰地却是有空缺處天則四方上下都周匝無
空缺偏塞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着天天
包地其氣無不通恁地着來渾只是天氣却從地
中迸出又見地之廣處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胡用之問易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
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朱子曰此兩句說得極
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
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天之氣却盡在地
之中地盡承受得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天只
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
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堅實然却
虛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裏面發出來所以
說坤二而虛用之云地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
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碍雖金石也透將去

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曰然要之天形如一
箇鼓鞞天便是那鼓鞞外面皮殼子中間包得許
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地中間盡是這
氣來往升降惟中間虛故容得這氣來往升降以
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
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
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耳今
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
便是這氣都在地中透出來如十一月冬至用黃
鍾管距地凡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

晷刻不差

朱子曰周禮註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景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問何謂四遊曰謂地之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秋遊過西三萬里冬遊過北三萬里今曆家算數如此以土圭測之皆合曰譬如大盆盛水而以虛器浮其中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西三寸亦如地之浮於

水上蹉過東方三萬里則遠去西方亦三萬里矣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沒之所為乃地之遊轉四方而然耳曰然曰人如何測得如此恐無此理曰雖不可知然曆家推算其數皆合恐有此理也○今按鄭氏曰地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漸漸而下至夏至地下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而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又漸漸而下此所謂地升降於三萬里中也

朱子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今按爾雅疏亦曰天是太虛本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為天耳

或問天有質否抑只是氣朱子曰只是箇旋風下與上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說天有九重分九處為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但下面氣較濁而暗上面至高處則至清至明耳

問晉志論渾天以為天外是水所以浮天而載地是如何朱子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

朱子曰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耳

右論天地之形體北溪陳氏曰天即理也古聖賢說天多是就理上論理無形狀以其自然而言故謂之天若就天之形體論也只是箇積氣恁蒼蒼茫茫實何有形體

○餘說見下段

朱子曰尚書璣衡疏載王蕃渾天說一段極精密其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殼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

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也

或問北辰之為天樞何也朱子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為南北極謂之極者猶屋脊謂之屋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傍則諸星隨天左旋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矣

朱子曰南極在地下中處北極在地上中處南北極相對天雖轉極却在中不動

朱子曰南極上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書說常有
人從海上見南極下有數大星甚明此亦在七十
二度之中黃義剛問如說南極見老人星則是南
極也解見朱子曰南極不見是南邊自有一箇老
人星南極高時也解浮得起來

或問北辰朱子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皆子不動
處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傍
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如門簷子相似又
似箇輪藏心輪在外面動心却不動又問極星動
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他近那辰故雖動而不覺

如射糖盤子樣北辰便是中心椿子極星便是近
椿底點子雖是也隨盤轉緣近椿子便轉得不覺
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
朝人方推得是北極只在此辰邊頭而極星依舊
動

朱子曰史記載北極有五星大一常居中是極星也
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也其極星亦微動惟辰不
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今推史記天官書中
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詩云北極其星
五在紫微中

或問上蔡謂北極天之樞也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以其周建於十二辰之金故謂之北辰是否朱子曰以其居中不動衆星環向為天樞軸天形如雞子旋轉極則如物橫亘在中兩頭秤定一頭在北上為北極一頭在南下為南極問太一曰太一上帝座即北極也以星辰之位言之謂之太一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一如人主北極如帝都

又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為之樞如輪之轂如磴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

朱子一日論黃赤道日月躔度潘子善曰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為是天形欹側遂當其中耳朱子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此處不動如磨心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

緣督趙氏曰古人仰視天象遂知夜久而星移斗轉漸漸不同昏暮東出者曉則西墜昏暮不見者曉則東升北天之星雖然旋轉未嘗入地四時皆見

其徹夜在天然其旋轉有甚窄者以衡管窺之衆星無有不轉但有一星旋轉最密循環不出於管中名曰紐星者是也古人以旋磨比天則磨臍比為天之不動處此即紐星旋轉之所名曰北極亦猶車輪之中軸瓜瓣之攢頂也復觀南天雖無徹夜見者但比東西星宿旋轉則不甚遠由是而推乃是南北俱各有極北極在地平之上南極在地平之下今比北極為瓜之聯蔓處南極為瓜之有花處東西旋轉最廣之所比乎瓜之腰圍北極邊傍雖然旋轉常在於天南極側近雖然旋轉不出

於地如是則知地在天內天如雞子地如中黃然雞子形不正圓古人非以天形相肖而比之但喻天包地外而已以此觀之天如蹴毬內盛半毬之水水上浮一木板比似人間地平板上雜置微細之物比如萬類蹴毬雖圓轉不已板上之物俱不覺知謂天體轉旋者天非可見其體因衆星出沒於東西管轄於兩極有常度無停機遂即星所附麗擬以為天之體耳

右論南北極為天之樞紐○愚按先儒之說天形至圓如虛毬地隔其中人物生於

地上地形正方如博戲日月星辰旋繞其
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而
復左天形如勁風之旋其兩端不動處曰
極上頂不動處謂之北極下臍不動處謂
之南極南北二極相去之中天之腰也謂
之赤道日所行之道謂之黃道春秋二分
黃道正與赤道相直故其出沒正與地之
卯酉相當是以晝夜均平春分以後行赤
道北夏至則去北極最近故曰日北至而
其出入與地之寅戌相當是以景短而晷

長晝刻多而夜刻少夏至以後又移而南
至秋分又與赤道相直秋分以後行赤道
南冬至則去南極最近故曰日南至而其
出沒與地之辰申相當是以景長而晷短
晝刻少而夜刻多冬至以後又移而北至
春分又與赤道相直日極於南而復北則
為冬至上年冬至至下年日道極南復北
之時三百六十五日餘三時不滿故天度
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
有餘日道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

目之一而不足天度有餘日道不足故六十餘年之後冬至所直天度率差一度是謂歲差按堯典堯時冬至日在鬼七度至月令時該一千九百餘年冬至日在斗一十二度至元朝初又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初度由元初至今又百餘年而冬至日在箕八度矣以此推之則歲差之說信然

理學類編卷之一終

理學類編卷之二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庠生先文宗遠

校閱

天文

屈子天問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朱子曰沓合也此問天與地合會於何所十二
辰誰所分別乎陳列也言日月衆星安所繫屬誰
陳列乎今答之曰天周地外非沓乎地之上也十
二云者自子至亥十二辰也左傳曰日月所會是

謂辰註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為辰十一月辰
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
之位耳若以地而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
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
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鶉火加于地之午
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蓋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布二十八宿以著天體而定
四方之位以天繞地則一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
超一度日月五星亦隨天以繞地而惟日之行一
日一周無餘無欠其餘則各有遲速之差焉然其
懸也固非綴屬而居其運也亦非推挽而行但當
其氣盛處精神光耀自然發越而又各有次第耳
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
者張衡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
各有攸屬此言皆得之矣

又問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朱
子曰湯一作暘次舍也汜水岨也書云宅嵎夷曰
暘谷即湯谷也爾雅云西至暘谷入為大蒙即蒙
汜也此問一日之間日行幾里乎荅之曰暘谷蒙
汜固無其所然日月出水乃升于天及其西下又

入于水故其出入似有處所而所行里數曆家以
為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里日一晝夜而一周
春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而夏長冬短一進一退
又各以其十之一焉

又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
朱子曰夜光月也死其晦也育生也此問月有何
德乃能死而復生月有何利而顧望之兔常居其
腹乎荅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
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
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

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
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
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于東而朔日
以為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乃為得之括之言
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
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
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
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
曰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鈎至日月相望而人處
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

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中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兔在腹之間則世俗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傍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畧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

又問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朱子曰闔閉戶也開闢戶也陰闔而晦陽開而明角宿東方星旦明也曜靈日也此問何所開闔而為晦明且東方未明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荅曰晦明之問前屢發之其實亦陰陽消息之所為耳陽息而闔則日出而明陰消而闢則日入而暗又何疑乎角宿固為東方之宿然隨天運轉不常在東古經之言不假借也日之所出乃地之東方未旦則固已行於地中特未出地面之上耳

程子曰日月陰陽之精氣也

程子曰天地日月一也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

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為有盈虧然否程子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

張子曰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旋轉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常星不動純繫於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從而右耳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

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常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已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朱子曰正蒙中此一段說日月五星甚密

張子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朱子曰橫渠說日月順天左旋此說最好又曰天左旋之說如以大輪在外以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

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則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

張子曰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一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乎日月朔望其精可感

張子曰天體北高而南下地體平著乎其中日近北則去地遠而出早入遲故晝長日近南則去地近而出遲入早故晝短

邵子曰日行陽度則盈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遠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觀物張氏曰日自冬至以後行陽度而漸長夏至以後行陰度而漸短雖以陽臨陰爲客之禮亦不敢自肆也諸曆家說月一日至四日行最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夜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其行遲日夜行十二度餘二十日至二十二日行又小疾日夜行十三度餘二十四日至晦行又太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以一

月均之則日得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也遠日則明生而行遲近日則魄生而行疾有君臣之義焉邵子曰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天為父日為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為夫月為婦故日東出月西生也○觀物張氏曰初三日日將入時月在庚上哉生明見西方八日為上弦日初入時月在丁上十五日為望日初入時月在甲上盛於東方十六日日將出時月在辛上哉死魄見平旦二十三日為下弦日將出時月在丙上三十日為晦月與日合在乙上

月本無光借日以為光及其盛也遂與陽敵為人君者可不慎哉天左旋自右行日東出月西生父子夫婦之道陰陽之義也月望亦東出者敵陽也非常道也○朱子曰三日第一節之中月生明之時也蓋始受一陽之光昏見於西方庚地八日第二節之中月上弦之時受二陽之光昏見於南方丁地十五日第三節之終月既望之時全受日光昏見於東方甲地是為乾體十六日第四節之始也始受下一陰為巽而成魄以平旦沒於西方辛地二十三日第五節之中復正中一陰為艮而下

弦以平旦沒於南方丙地三十日第六節之終全
變三陽而光盡體伏於東北一月六節既盡而禪
於後月復生震卦云○真氏曰震一兌二乾三巽
四艮五坤六每五日為一節朔旦震始用事為日
月陰陽交感之初道家象此以為修養之法此參
同契註也因附于此○今按易卦納甲之法其源
蓋起於此故虞翻曰日月懸天成八卦象三日暮
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
甲壬十六日艮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
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晦夕朔旦則坎象水流戊
日中則離象火就已成戊巳土位象見於中
邵子曰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
法月月法日日法天

邵子曰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

或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則如何朱子曰
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
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正怡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二度二日天進
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

之一則天所退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遲一日一夜於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筭只以退數筭之故謂之右行且云日行遲月行速○懼齋陳氏曰天繞地左旋東出西沒一日一周而少過之日者天之精與天左旋日適一周以天之過也而為少不及焉天日進而日日

退也日非退也以天之進而見其退耳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天與日復相遇於初進初退之地而為一年月行遲常以二十七日千一十六分日之三百二十七而與天會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一月一周天者以與日會言也其實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天又二日有奇而與日會朱子以為月二十九日有奇而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日會蓋未詳也

九峯蔡氏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

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至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兩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定宇陳氏曰四分度之一者周天全度外其零度有一度四分中之一也以對周歲全日外其零日亦有一日四分中之一分所謂四分日之一也九百四十分為一日

其二百三十五分即四分中之一分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二十五即四分日之一也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有奇是不足日十二度有奇也積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而月與日會四百九十九分是六時零三刻弱也二十九日零六時三刻實為一月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乃十二箇二十九日餘分之積以日法筭之其五千八百四十分該六日零者尚有三百四十八分三百四十八日加六日一歲通得三百五十四日此一歲小歲之數也十七年閏餘通得二百單六日須置七閏

月所以每十九年或二十年必氣朔同日者一番也然一歲只有三百五十四日而經云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何也此一歲大歲之數也蓋今年立春到明年立春二十四氣全數並有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二十五刻即四分日之一以二十五刻當一日舉全數而言故曰三百六旬有六日也二氣為一月必有三十日零五時二刻始交後月節氣合二十四氣該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此氣盈之溢數也十一月有六小盡者此朔虛之虧數也一朔無三十日全非朔虛而何二氣必

三十日零五時二刻非氣盈而何節氣之有餘與
小盡之不足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因此有餘不足
而置閏於其間三者參合而交相成茲為萬世不
能易之妙法歟

九峯蔡氏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
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
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朱道二出
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井黃
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於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
於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

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夏夏至從朱道立秋
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所謂日月之行則
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
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沈
氏曰曆家天有黃道赤道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
已非實有也亦猶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
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晷強謂之度以
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
極之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
黃道之北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青道黃道之

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井黃道為九行也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二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每段各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筭位而已曆家不知其意還以為實有九道甚可嗤也○懼齋陳氏曰天本無度與日進退而成其每日之進退既有常則故一日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進退一周而周天之度遂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星辰遠近之相去月與五星之行皆以其度為度焉○今按日之行道不逾寅卯辰申酉戌之間卯酉相對為赤道去兩

極各九十一度強黃道斜絡於赤道而七曜循環焉日之行半在赤道之內半在赤道之外冬至黃道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出辰入申日亦出辰入申又漸退而北行及於春分在奎正黃赤道之交出卯入酉日亦出卯入酉進而至夏至黃道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出寅入戌日亦出寅入戌至秋分在角復當黃赤道之交出卯入酉日亦出卯入酉而月之行道與日相近交道而過半在白道之裏半在白道之表其當交處出入黃道不過六度遇朔則與日會此日月行道之大率也

或問日是陽如何反行得遲如月朱子曰正是月遲
又問日一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如何却是
月遲曰曆家是將他退底度數筭天行徒故日常
少及他一度月又遲故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且如
月生於西一夜一夜漸漸向東便可見月遲

朱子曰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
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却在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
同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丸其受
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
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

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矣故謂之望日在西月在
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自十六日生魄
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月
與日相疊月在日下光盡體伏矣。真氏曰月太
陰也本有質而無光其盈虧也以受日光之多少
月之朔也始與日合越三日而明生八日而上弦
其光半十五日而望其光滿此所謂三五而盈也
既望而漸虧二十三日而下弦其虧半三十日而
晦其光盡此所謂三五而闕也方其晦也是為純
陰故魄存而光泯至日月合朔而明復生焉。魯

齋鮑氏曰前輩有云日月會於晚朔之間初一晚最好看起日纔西墜微茫之月亦隨以墜至初二便相隔微闊初三生明以後相去漸遠直至十五日對望則是日行速進而遠至半月行不及日而退亦遠半天矣自十六至月晦日行全遠盡一天月行全不及亦盡一天則日進盡本數月退盡本數而復相會

朱子曰月受日光其質常圓不會缺如圓毬只有一面受日光望夕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為盛天積氣上面動只中間空為日月來往地在天中

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傍上受於月其下昏陷便是地影望以後月與日行便差背向一半相去漸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月與日正緊相合月便純無光月或從上過或從下過亦不受光又曰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光甚大從地四面衝上其影則地影也地碍日之光所謂山河大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日光也問人言月中黑影為地影是
否曰前輩有此說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形

到去遮了他光耳

草廬吳氏曰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曆家非不知七政亦左行在順行難筭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直處筭之因此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船使風皆趨北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己之船如倒退南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船不着故也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空盤一度鎮星之行比天稍遲於太虛盤中雖略過了些子

而不及於天積二十八箇月則不及天三十度歲星之行比鎮星尤遲其不及於天積十二箇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熒惑之行比歲星更遲其不及於天積六十日爭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在太虛之盤中一日行一周匝無餘無欠比天之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行比天為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數最多今人不曉

以為逆行則謂大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行之疾
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
木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
日此其大率也

緣督趙氏曰日月兩曜懸虛運轉本不附著於天各
有所行之道五緯亦然月因日而有晦朔弦望其
遲疾却不因日五星則因日而遲留伏逆近日則
疾遠日則遲遲甚而留留久而退初遲退漸疾退
退最疾而復遲退如初遂止而留留久而順行却
從最遲以至於最疾最疾則與太陽同躔矣又曰

若謂七曜不附天而空轉則右轉者亦皆是左旋
留者是一日遶地一周而與天同過一度行疾者
反是遲行遲者反是疾退者反是疾之甚順行而
遲疾皆是一日遶地一周而以不及行天之數為
所行度退行者却是一日遶地一周而多過天行
之數退遲者先天不甚者退疾則愈多矣

深山董氏曰日月麗乎天宜皆隨天而行也而曰天
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何哉大要天最健而行速日
月五星不相及耳故自地面而體其運行則皆東
升西沒遶地而左遶自天度而考其次舍則日月

五星獨以漸而東為逆天而右轉蓋由其行不及天而次舍日以退然舍雖退而行未嘗不進也退雖逆而進未嘗不順也於天雖逆而右轉於地則未嘗不順而左旋也

夾添鄭氏曰日為太陽之精循黃道而行行西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東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所以成陰陽寒暑之節月者太陰之精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觀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夕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魄也

晦朔之時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月行之道斜帶黃道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又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裏表裏極速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陰陽一終

張衡曰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衆星列布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為二十八宿五緯經次用若禍福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今按漢天文志歲星

曰東方春木熒惑曰南方夏火太白曰西方秋金
辰星曰北方冬水填星曰中央季夏土是也

朱子曰緯星陰中之陽經星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
地上木火金水土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
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也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
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
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又曰二十八宿隨天而
轉皆有光芒五星運行而動無光芒

朱子曰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則金木水火土之名
可辨衆星光芒閃爍五星獨不如此

星辰有形質否朱子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
或云如燈光否曰然

朱子曰星有墜地其光燭天而散者有變而為石者
朱子曰夜明多是星月早日欲上未上之際已先爍
退了星月之光然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時一霎
時暗

朱子曰辰天壤也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
角幾度即所宿處為辰。鮑氏曰辰者天之體故
曰天壤亦猶土者地之體也

晉天文志曰衆星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

焉

揚泉曰星者元氣之英也

嚴善思曰山川之精氣上為列星

禮記正義曰月是陰精日為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為日似彈丸月亦似彈丸日照之則明不照處則暗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日生為星

右論日月星辰西山真氏曰按張子有言

日月星辰之事聖人不言必是顏曾輩皆已理會得更不須言也以張子之說推之則日月星辰之事亦學者所當講也○愚按先儒之說天之積氣為辰凡無星處皆是猶地之土也積氣之中有光耀者為星二十八宿及衆經星皆是猶地之石也日月五緯乃陰陽五行之精成象而可見者浮生太虛之中與天不相繫着各自運行遲速不等天左旋於地外一晝夜一周匝自地之正下而觀之則其周匝之處第一

日子時至第二日子時微有爭差蓋周匝而過之觀天者定其闊狹名曰一度日亦左行晝行地上夜行地下晝夜一周匝但比天度則不及一度蓋日之行也與地相直處日日齊同無過不及而天之行也與地相直處一日過一度二日過二度故曆家以日之不及天而退一度者為右行一度蓋以截法取其易筭耳月亦左行其行則尤遲於日晝夜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蓋日行疾於月而退度不及於天

一度反若遲然月行遲於日而退度不及於天十三度有奇反若速然五星之行亦猶日月其行有遲速行過於天則為逆行與天等則為留行不及天則為順遠於日則見近於日則伏

詩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朱子曰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

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
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
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
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
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
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

又曰日月吉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
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減○朱子曰凡
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為不用其行者月不
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

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
食為其常日食為不減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
也陰勝陽而勝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
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

春秋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杜氏曰
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
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
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有頻交而食者
又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杜氏曰
曆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

同會月掩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
輪存而中食者相掩密故月光溢出也既者正相
當而相掩間䟽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有食
為文者闕於所不見

程子曰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橫渠張子曰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
魄反交則光為之食

邵子曰日月之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揜
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克○觀物張氏曰日月相
對謂之望日月相會謂之晦日常食於朔月常食

於望正如水火之相克日月一年十二會十二望
而有食不食者交則食不交則不食也所以有交
不交者日行黃道月行九道也亦有交而不食者
同道而相避也

朱子曰天有黃道赤道天正如一圓匣赤道是匣子
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內一半在赤
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只是將天橫分為
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
交處撞着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
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在畢

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却南北相向日所以食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望時月食固是陰敢與陽敵然曆家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恰當着其中暗處故月食

或問月食如何朱子曰至明中有暗虛其暗至微望之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暗虛所射故食雖是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相敵而不食矣○夾漈鄭氏曰張衡云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不照謂之暗虛暗虛逢月則月食

值星則星亡今曆家月望行黃道則值暗虛矣值暗虛有表裏深淺故食有尚北多少○緣督趙氏曰日體對衝之處徃古名曰暗虛似乎日之像景月體因之而失明故云暗日非有像景強立其名故云虛言其非實有也暗虛緣日而有故其圓徑與日相等

廖子晦問日月之行其道各異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食或不食悉未能曉向承指諭其行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福或差遠而不相值則皆

不食如何朱子曰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傍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具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食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在外則亦不食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在內而執扇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可見又曰魄加日之

上則日食在日之後則不食謂之晦朔則日月相並

容齋洪氏曰曆家論日月食自漢太初以來始定日食不在朔則在晦否則二日然甚少月食則有十四十五十六之差蓋置望參錯也天體有二交道曰交初曰交中交初者星家以為羅睺交中者計也都也隱暗不可見於是為入交法求之然不過能求朔望耳若餘日入交則書所不載

緣督趙氏曰世人觀望日體見為月體所障故云日食然日體未嘗有損所謂食者強名而已日道與

月道相交處有二若正會於交則月體障盡日體謂之食既然日月之行遲速不同須臾則兩輪參差而生光矣若不正會於交但在交之前後而度相近者亦見其食兩輪雖相犯所食却不既近於正交者食分多遠於正交者食分少兩朔之間日月對躔而望平分黃道之半黃道有二交若不當二交前後而望則不食望在二交前後者其月必食或食既或不既食分之數當以距交遠近而推之

右論日月之食○愚按日月五星之與天

體相值也由北而南而從分之謂之度由東指西而橫截之謂之道月之行也二十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為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是為望合朔之時從雖同度橫不同道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對望之時從雖對度橫不對道若橫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為之食所食之分數則由同道對道所交之多少也又按左傳註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為弦全照乃成望交在望前朔則日

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一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交非交則自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

理學類編卷之二終

理學類編卷之三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進士堯文宗欽

校閱

天文下

易豫卦象曰雷出地奮○程子曰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

易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程子曰雲陰陽之氣二氣

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唱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唱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唱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又曰凡雨須陽唱乃成陰唱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東北屬陽西南屬陰陽唱而陰和故雨陰唱則陽不和故不雨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

然○朱子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此是以巽畜乾畜他不得故不能成雨凡雨者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濕汗也又曰密雲不雨尚往也是陰包他不住陽氣便散做雨不成所以尚往也又曰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泄處方能有雨

易解卦彖曰天地解而雷雨作○程子曰天地之氣開散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朱子曰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做這雷雨若只管閉結不

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小畜所以不能成雷雨者
畜不極也雷便只是如今一箇爆杖

詩小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朱子曰霰雪之始凝
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温雪自上下遇温氣而博
則成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

春秋隱公九年春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天雨雪

○胡氏曰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

禮記孔子閒居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
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孔氏曰神氣謂神妙之氣於地言神氣者氣從

地出又風著於土雷出於地故神氣風霆偏屬於
地

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孔氏曰雷是陽氣
之聲將上與陰相衝蔡邕云季冬雷在地中孟春
動於地之上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以
雷有漸故云乃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
氣漸升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軋者如石相
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也○問程子以
雷是氣相摩軋是否朱子曰然或以為有神物如

何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
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查滓便散不得又曰電者陽
之光陽在外陰有所麗故閃爍而為電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
懼而死否程子曰是雷震之也問有使之者否曰
人之作惡與天地之怒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
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為
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耳曰
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曰雷自有火動極陽生自
然之理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沴氣也聖人在上無
電雖有不為災○按春秋左氏傳昭公四年王正
月大雨電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電可禦乎對曰聖
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為災鄭氏曰雨水陽也雷電
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為雹雨雪而愆陽
薄之則合而為霰故曰電沴氣也

程子曰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
蒸然自出如濕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
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
風自生

程子曰霜露星之氣異乎雨雪又曰霜與露不同霜
金氣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者感得甚氣即為
露甚氣即為霜○或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如何
朱子曰露自是有清肅之氣古語云露結為霜今
觀之誠然然露氣與霜氣不同露能滋物而霜殺
物也雪霜亦有異霜能殺物而雪不殺物也雨與
露不同雨氣昏而露氣清也露與霧不同霧氣肅
而霧氣昏也

張子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虛實動靜
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
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形
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張子曰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
均散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
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歛而
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
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
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
為雪霜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曠霾陰常散緩
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朱子曰橫渠此論

極分曉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為雨蓋
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為陰氣壓墜而下也陰氣
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為雲也陽氣伏
於陰氣之內不得出則爆開而為雷陰氣凝結於
內陽氣欲入不得則旋遶其外不已而為風至吹
散陰氣乃已戾氣飛雹之類曠霾黃霧之類皆陰
陽不正之氣所以雹水穢濁或青黑色

邵子曰陽得陰而為雨陰得陽而為風剛得柔而為
雲柔得剛而為雷無陰則不能為雨無剛則不能
為雷雨柔也而屬陰陰不能獨立故待陽而後興

雷剛也而屬體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後發也○
觀物張氏曰陽唱而陰從則流而為雨陰格而陽
薄則散而為風剛唱而柔從則蒸而為雲柔蓄而
剛動則激而成雷客主後先陰陽逆順不同也風
雨自天而降故言陰陽雲雷自地而升故言柔剛
天陽也陽必資陰故無陰則不能為雨陽薄陰然
後聚而成體也地陰也陰必資陽故無陽則不能
為雷陰得陽然後發而成聲也此言陰陽之相資
也雨之形柔也屬陰者本乎天之氣也陰不能獨
立待陽而興者天之陰資乎天之陽也雷之聲剛

也屬體者出乎地之形也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發者地之陰資乎地之陽也

邵子曰有雷則有電有雷則有風雨生於水露生於土雷生於石電生於火電與風同為陽之極故有電必有風○觀物張氏曰雷者震之氣也電者離之氣也風者巽之氣也陽為重陰所制怒氣發而為雷怒而極激而為電陰已不能制矣散而為風則反制陰也故風與雷皆為陽之極雨者水之氣蒸則為雲凝則為雪露者土之氣升則為霧結則為霜雷出於石電生於火有雷則有電火出於石

也

致堂胡氏曰或問雷霆何為而然者有形邪有神邪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為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

雨由陰氣凝聚之有跡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
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為石也本乎天者氣
而非形偶隕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
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為陰陽
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
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
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惟光耳適映雲際則如
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
地造化之跡苟不以理推之必入于幻怪偽誕之
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為要也

朱子曰雷擊所在只一氣來間有見而不為害只
緣氣未搆裂有所擊處皆是已發蔡季通云人於
雷所擊處拾得雷斧之屬是一氣擊後方始結成
不是將這箇來打物見人拾得雷斧如今斧之狀
似細黃石

或問龍行雨之說朱子曰龍水物也其出與陽氣交
蒸故能成雨然雨者陰陽之氣蒸鬱而成非必龍
之為也

朱子曰如飯甑有盖其氣蒸鬱而汗下淋漓則為雨
如飯甑不盖其氣散而不收則為霧

王學類編卷之三
朱子曰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云露是星日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雷露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便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先雪

朱子曰雪花所以必六出者六為陰數天地自然之數也太陰玄精石亦六稜

朱子曰雪非能為豐年其所以然者以其凝結陽氣在地至來歲發達而生長萬物也

朱子曰風與天相似旋轉未嘗息也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他處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蓋亦可見

真氏曰雷霆雖威初非為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莫疾乎雷其與日之烜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以殺之也○按隋文帝欲以六月殺人大理少卿趙綽爭之帝曰六月豈無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致堂胡氏嘗論之曰雨露猶人君之惠澤雷霆猶人君之號令生成萬物之時固有雷

五學類編卷之三
九一〇
霆而雷霆未嘗殺物隋文取則雷霆而乘怒殺人
其違天多矣

爾雅曰地氣發而天不應曰

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為風作則萬竅怒號

淮南子曰天地之氣怒者為風和者為雨陰陽相搏
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露陽氣勝則散而為
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

劉向曰盛陽雨水溫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
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
入則散而為霰故沸湯之在閉氣而湛於寒泉則

為冰及雪之消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

韓子曰龍之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
氣洋洋竊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
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

右論雲雷風雨之屬。○愚按陰陽之氣流
動克滿於天地之間或聚或散或升或降
或清或濁或蒸或潤或震擊或凝結為風
為雲為雷為電為雨露為霜雪皆是氣也
造化之妙豈有出乎陰陽之外者哉蓋其
聚則有其散則無聚而為神散而為鬼而

風雲雷雨亦各有神以主之故周禮大宗伯有祭風師雨師之禮

詩鄘風蝮蝮在東莫之敢指又曰朝濟于西崇朝其雨○朱子曰蝮蝮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暮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暮東也濟升也註以為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從日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程子曰虹者陰陽二氣之交映日而見

張子曰蝮蝮者陰氣薄而日氣見也有二其全見者是陰氣薄處不全見者是陰氣厚處

朱子曰蝮蝮本是薄雨為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為妖或為祥問虹蜺只是氣還有形質曰既能吸水亦必有形質只纔散便無了如雷部神物亦此類

蔡邕曰陰陽不和即生此氣虹見有青赤之色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輒與日相互率以日西見於東方

邢氏曰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暗者為雌雌
 曰蜺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
 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趙德麟曰先儒以
 為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噴日側視之則暈為
 虹蜺然則虹雖天地淫氣不暈於日不成也故兩
 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
 史記天官書曰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
 晉天文志曰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乃
 分為二道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至七星
 南而沒

揚泉曰漢者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
 流名曰天河一曰天漢

右論虹蜺河漢○愚按虹蜺者俗名之曰
 旱龍以為此物見則雨止故也嘗聞長老
 言有人雨霽夾溪而行虹起溪中兩人相
 望如隔紅紗蓋微雨將散為日光所照即
 成是彩雨散則無矣天河者俗呼為河氣
 蓋黃河之水精華所發也昔人言天漢與
 黃河相通亦謂是耳

理學類編卷之三終

理學類編卷之四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庠生克文宗聖 校閱

地理

屈子天問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朱子曰錯置也洿深也水注海曰川注川曰溪

注溪曰谷此章三問今答之曰九州所錯天地之

中也川谷之洿衆流之會也不溢之故則列子曰

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

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柳子曰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脉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壚燥䟽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激激又何溢焉三子之言遞相祖述而柳又明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於東而復遶於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於高原而下流於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徃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徃者之消復為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

又問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隳其衍幾何○朱子曰脩長也隳狹而長也衍餘也此問四方長短若何若謂南北狹而長則其長處所餘又計多少也答曰地之形量固當有窮但既非人力所能徧歷筭術所能推知而書傳臆說又不足信惟靈憲所言八極之廣原於歷筭君有據依然非專言地之廣狹也柳對直謂其極無方則又過矣

問周公定豫州為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
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際海道里夔殊何以云各
五千里朱子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
未說極邊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
如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雖連屬彼處海猶有底
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
則豫州為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
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耳所謂地不滿東南也
或問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

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鄭註云日南謂立表處太南
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映
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
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朱子曰景夕多風景朝多
陰此二句鄭註不可非但說到了看來景夕者景
晚也謂日未中而景已中蓋立表處近南則取日
近午前景短而午後景長也景朝者謂日已過午
而景猶未中蓋立表太北而取日遠午前景長而
午後景短也問多陰多風之說曰今近東之地自
是多風如海邊諸郡極多風每如期而至如春必

東風夏必南風不如此間之無定蓋土地曠闊無高山之限故風各以其方至其舊在漳泉驗之早間則風始生至午而盛午後則風力漸微至晚則更無一點風色未嘗少差蓋風隨陽氣生日方升則陽氣生至午而陽氣盛午後則陽氣微故風亦從而盛衰如西北邊多陰非特山高障蔽之故自是陽氣到彼處衰謝蓋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久即落故西邊不甚見日古語云蜀之日越之雪言其少也所以蜀有漏天言其地多雨如天漏然以此觀之天地亦不甚闊以日月所照及寒暑

風陰觀之可以驗矣

朱子曰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宋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註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矣

或問天竺國去處極闊朱子曰以崑崙山言之天竺直崑崙之正南所以土地闊而所生亦多異人水經云崑崙取嵩山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西千

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水經又云黃河自崑崙東北流入中國如此則崑崙當在西南上或又云西北不知如何恐河流曲折多入中國後方見其東北流耳佛書所說阿耨耨山者即崑崙也云山頂有阿耨大池水分流四面去為四大水入中國者黃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類大抵地形如饅頭其撚尖則崑崙也

朱子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想北海只挨着天殼邊一過緣北邊地長其勢北海不甚闊地之下與地之

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接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問佛家所謂天地四州之說果有之否曰佛書有之中國為南禪部州天竺諸國皆在南禪部州東弗于逮西瞿呬尼北鬱單越亦如鄒行所說赤縣之類四州統名娑婆世界如是世界凡有幾所而娑婆世界獨居其中其形正圓故所生人物亦獨圓正象其地形蓋得天地之中氣其他世界則形皆徧側尖缺而環處娑婆世界之外不得天地之正氣故所生人物亦多不正但其言日初出時先照娑婆世界故其氣和其他世界則日之所照或正

或側故氣不和只他此說便自可破彼言日之所照必經歷諸世界了然後入地則一日之中須照四處方得周匝今纔照得娑婆一處即已睡黑若更照其他三處經多少時節如此則夜須極長何故今中國晝夜有均停時而冬夏漏刻長短相去亦不甚遠其說於是不通矣

朱子曰分野之說始見於春秋時而詳於漢志然考左傳所載大火辰星之說又却只因其國之先曾主二星之祀而已是時又未有所謂趙魏晉者然後來占星者又却有驗殊不可曉○魯齋鮑氏曰

分星禮經所載不可磨也其說有三伶州鳩曰歲星所在則我之分野古堪輿書亡後郡國所入非古歲星或北或西與古受封所在不同一也唐虞及夏萬國殷周千七百國並依附十二州以係十二次之星法先王命親之意以主祀為重如封闕伯商丘主辰為商星商人是因封實沈大夏主參為夏星唐人是因唐後為晉參為晉星二也今以分野次舍考之青州在東玄禡却在北雍州在西鶉首却在南以至揚東南星紀在北冀東此大梁在四徐東降婁西豫與三河居中大火在正東鶉

火在南此驪次之最差者也三說不同識者當自擇之○今按周禮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鄭氏註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十二次之分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封字之氣為象

朱子曰冀州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遶右畔是華山自華來至中為高山是謂則案遂過去為泰山聳于左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諸山為第三重案

或問天下之山西比最高朱子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嶧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

朱子曰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

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福建二廣

朱子曰岷山之脉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徑袁潭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大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

朱子曰江西山皆自五嶺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山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又曰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

九峯蔡氏曰河北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襄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分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折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乃為恒山此大河北境之山也其江漢南境之山則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

理學類編卷之四
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之敷淺原二支之間
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
孔子以為衡山之脉連延而為敷淺原者非也

右論地里之廣闊○愚按淮南子地形訓
言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
萬六千里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
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
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二萬三千五
百里七十五步此皆荒誕無稽之語故今
不取

程子曰今夫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
已無也月出則潮水復生却不是將已涸之水為
潮水自然能生也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朱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
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
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以氣之消息言
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
始卯為陽中酉為陰中也○今按余襄公安道之
言曰潮之張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

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
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朝平乎南北
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何以知其然乎夫
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
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
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而晦復緩晝
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
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
之去來亦合杳不盡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
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
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
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
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

古洲馬氏曰禮記曰曰朝致月曰夕江海之水朝生
為朝夕至為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
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朝汐應焉
由朔至望明生而為息自望及晦魄見而為消水
陰物也而生於陽朝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移
日起於朔月盈於望一朔一望天西運一周有奇
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

次也故潮平于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潮於寅則汐於申潮於巳則汐於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日百刻刻為二分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次得三十度八十分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漸遠於日故朝汐之期浸移日後六刻三分刻之一一朝夕而再至故一晦朔而再周朔後二日明生而朝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朝倍咸於大寒極陰而疑弱於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

朝信

或問燕肅曰四海朝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常如山嶽奮若雷霆奔激可畏何也荅曰龔緒二山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吞餘姚奉化二江侔之浙江尤甚狹逼朝來不聞有聲今浙江之口起自纂風北望嘉興大山水闊二百餘里海舶怖於上彈故取餘姚易舟而浮運河以達杭越蓋以南北岸下夾以沙渾隔礙洪波蹙遏朝勢夫月離震兌他朝已生惟浙江水未泊月徑巽乾朝來已半觸浪推滯後水益來於

是溢於沙渾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為濤耳
非山川淺狹使之然也

右論潮汐之消長○愚按先儒有言天包
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
地乘水力以自持與元氣相為升降氣升
地沉則水溢而為朝氣降地浮則水縮而
為汐計日十二辰出子至巳其氣為陽而
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
其氣為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
夜一晝一夜合天地之氣凡再升再降故

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當卯酉之月則陰
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朝之大也獨異
於他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
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他日其說見
於臨安志甚詳今撮其大旨著於此

理學類編卷之四終



